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文公易說卷十一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施光輅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徐汝雄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卷十

宋 朱鑑 撰

繫辭上傳

問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云云曰凡天地有許多道理易上皆有所以與天地準而能彌綸天地之道彌字若今所謂封彌試卷之彌又若彌縫之彌是從地無縫底意思其所以解徧滿也不甚似既而曰也得云云又曰天地有未至處易却能彌綸得他

問易與天地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先生曰易道本與天地齊凖所以能彌綸天地之道凡天地之間之物無非易之道故易能彌綸天地之道而聖人用之也彌如封彌之彌糊合使無縫罅綸如絡絲之綸自有條理言雖是彌得外面无縫罅而中則事事物物各有條理彌如大徳敦化綸如小徳川流彌而非綸則空疎無物綸而非彌則判然不相干此二字見得聖人下字甚密也

問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先生曰易之道本與天地齊準所以能彌綸天地之道凡天地之間之物莫非易之道惟易能彌綸天地之道故聖人用易以彌綸天地之道彌如封彌之彌是糊合之使泯无縫罅綸如絡絲之綸彌合之鶻侖成一箇物事更無縫罅雖無縫隙而其中有條整整不亂不只一箇鶻侖無分别而已也如天地之化雖是周密渾然无有縫罅而其中萬事萬物莫不各有條理此易彌綸之理然也聖人用易彌綸天地之道亦是如此

易與天地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彌字封彌之義言封彌得无縫罅也先生觧作徧滿之意惟其封彌得泯無縫罅乃徧滿也萬人傑録

彌綸天地之道彌則有脗合不滲漏之意綸有條理精粗之意彌而不綸則混沌綸而不彌則事不相屬陳文蔚録

問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天文為陽地理為陰是否曰然然天亦具陰陽日是陽月是陰晝是陽夜

是陰地東南是陽西北是陰平坦是陽險阻是陰高者是陽下者是陰吴必大録

歐陽公所以疑十翼非孔子所作者它童子問中說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又說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只是說作易一事如何有許多樣又疑後面有許多子曰既言子曰則非聖人自作這箇自是他曉那前面道理不得却只去這上面疑他所謂子曰者往往是弟子後來旋添入亦不可知近來胡五

峯將周子通書盡除去了篇名却去上面各添一箇周子曰此亦可見其比 晏淵録

天文有半邊在上面須有半邊在下面 同上

仰觀天俯察地只有一箇陰陽聖人看這般許多般物事都不出陰陽兩字便做河圖洛書也只是陰陽粗說時只是奇耦 貞顯子録

問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以易書之理仰觀俯察否曰所以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

知幽明之故幽明便只是陰陽剛柔凡許多說話只是說一箇陰陽南便是明北便是幽日出地上便是明日入地下便是幽仰觀俯察便皆知其故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注云天文則晝夜上下地理則南北高深故是幽明之所以然者晝明夜幽上明下幽觀晝夜之運日月星辰之上下可見天文幽明之所以然也南明北幽高明深幽觀南北高深可見地理幽明之所以然也又曰觀察天地之文理是

就這裏地盤上言始終死生是以循環言精氣鬼神以聚散言其實不過陰陽兩端而已問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注云知周萬物者天也道濟天下者地也曰此與後段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又不同此以清濁言彼以動靜言知是知得較虚所以屬天道濟天下則普濟萬物有實惠及民故屬之地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此二句本是皆知之事何以言之不流便

是貞也所以皆屬知不流是本旁行是應變處無其本則不能應變能應變而無其本則流入於變詐矣細分則旁行屬知不流屬仁其實此二句皆是知之事對下文安土敦乎仁故能愛一句專説仁也問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曰天地之化滔滔無窮如一爐金汁鎔化不息聖人則知鑄瀉成器使人模範匡郭不使過於中道也曲成萬物而不遺此又是就事物之分量形質隨其大小廣狹長短方圓无不各成就

之物之理無有遺闕範圍天地是極其大而言曲成萬物是極其小而言範圍天地是大德敦化曲成萬物如小德川流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幽明死生鬼神之理皆知之不倚於一偏也故神无方而易无體神无方者或在陰或在陽易无體者是或為陰或為陽也或在陰或在陽者如方在春或已在夏方在秋或已在冬或為陰或為陽如方為春而又為夏方為秋而又為冬此所以交錯代換而不可以形體拘也要

之只是陰陽而已萬人傑錄

先生因舉正蒙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合當言其形也有以知明之故其不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是却反說何也蓋以形之時此幽之因已在此不形之際其明之故已在此聚者散之因散者聚之故徐寓錄

問天地之化雖則生生不窮然而有聚必有散有生必有死能原始而知其聚而生則必知其後必散而死

能知其生也得於氣化之自然初无精神寄寓於太虛之中則知其死也无氣而俱散无復更有形象尚存於冥漠之內曰死便是都散无了問原始反終之反曰反只如折轉來謂方推原其始却折轉來看其終原字反字皆就人說反如回頭之意○吳必大錄

原始反終推原其始却回頭轉來看其終萬人傑錄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蘇曰人所以不知死生之說由駭之耳原始反終使之了然而不駭也愚謂人不

窮理故不知死生之說不知死生之說故不能不駭於死生之變蘇氏謂由駭之而不知其說失其指矣窮理者原其始之所自出則知其所以生反其終之所歸則知其所以死矣夫如是凡所以順生而安死者蓋有道矣豈徒以了然不駭為奇哉蘇氏於原始反終言之甚略無以知其所謂然以不駭云者驗之知其溺於坐亡立化去來自在之說以為奇而於聖人之意則昧矣蘇氏易解辨

林學蒙問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先生曰人未死如何知得死之說只是原其始之理將後面摺轉來看便見得以此之有知彼之无　林恪錄

精氣為物遊魂為變天地陰陽之氣交合便成人物到得魂氣歸於天體魄降於地是為鬼便是變了說魂則魄可見　葉賀孫錄

賀孫問遊魂為變間有為妖孽者是如何得未散曰遊守是漸漸散若是為妖孽者多是不得其死其氣未

散故鬱結而成妖孽若是尩羸病死底人這氣消耗盡了方死豈復更鬱結成妖孽然不得其死者久之亦散如今打麪做糊中間自有成小塊核不散底久之漸漸也自會散又如其取精多其用物弘如伯有者亦是卒未散也横渠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遊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天下萬物萬事自古及今只是箇陰陽消息屈伸横渠將屈伸說得貫通上蔡說却自不

説得循環意思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鬼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注謂口鼻嘘吸為氣耳目聰明為魄氣屬陽魄屬陰而今有人説眼光落這便是魄降今人將死有云魂落若氣只升而散故云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道家修養有這説與此大段相合同上

遊魂為變周易只説得一邊蓋是陰魂歸土遂為無用之物釋氏亦説地水火風所謂陰為野土則地水是

也火風皆屬陽又云昭明是言其光景焄蒿是言遊氣之飛揚悽愴是人感觸處如漢武祠闕如有風肅然即其事萬人傑録

或曰陰陽之始交天一生水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煖者為䰟先有䰟而後有魄故䰟常為主為幹沈僩録

如精氣為物游䰟為變此是鬼神定說其他變處如未曉得且當守此定底如前晚說怪便是變處

易言精氣為物游䰟為變此却如鬼神之情狀䰟氣升

於天體䰟歸於地神氣上升鬼䰟下降不特人也凡物之枯敗其香氣騰上物則腐於下推此可見徐寓錄

精氣為物是合精與氣而成物精䰟而氣䰟也變則是䰟䰟相離獨說游䰟而不言䰟䰟離䰟之意自可見矣

精氣為物精陰也氣陽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仁陽也智陰也萬人傑錄

陽䰟為神陰䰟為鬼鬼陰之靈神陽之靈此以二氣言

也然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凡氣之來而方伸者為神氣之往而既屈者為鬼陽主伸陰主屈此以一氣言也故以二氣言則陰為鬼陽為神以一氣言則方伸之氣亦有伸有屈其方伸者神之神其既屈者神之鬼既屈之氣亦有屈有伸其既屈者鬼之鬼其來格者鬼之神天地人物皆然不離此氣之往來屈伸合散而已此所謂可錯綜者也因問精氣為物陰精陽氣聚而成物此總言神遊䰟為變䰟遊䰟降散

而成變此總言鬼疑亦錯綜而言曰然此所謂人者鬼神之會也 董銖録

精氣就物而言䰟魄就人而言鬼神離乎人而言不曰屈伸往來陰陽合散而鬼神則鬼神蓋與天地通所以為萬物之體而物之終始不能遺也 董銖録

問精氣為物游䰟為變曰此只是聚散聚而為物神也散而為鬼變也神屬陽鬼屬陰又錯綜而横看之則精為陰氣為陽就人身而言雖是屬陽然體魄已屬

陰蓋生之中已帶了箇死底道理變雖屬陽然䰟氣上游體魄下降亦自具陰陽如言徂落徂升也便是䰟之游落即魄之降古之祭祀求諸陽所以求其䰟求諸陰所以求其魄祭義中有宰我問鬼神之義一段甚分明古注亦好 横渠説精氣自無而有游䰟自有而無其説亦分曉○吳必大録

易言精氣為物若以精氣言則是有精氣者方有䰟魄但出底氣便是䰟精便是魄譬如燒香燒得出來底

汁子便是鬼那成煙後香底便是魂魂者鬼之光焰鬼者魂之根 黄義剛録

林學履問精氣為物遊魂為變先生曰此是兩箇合一箇離精氣合則魂魄合而凝結為物離則陽已散而陰無所歸故為變 同上

游氣是生物底陰陽譬如扇子扇出風便是游氣 同上

以易中說遊魂為變曰陽中又却只說一邊精氣為物

精氣聚則為物氣散則氣為魂精為魄魂升為神魄

降為鬼易只說那升者廣云如徂落之義則是兼言之曰然 輔廣録

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蘇曰鬼物也變神也鬼常與體魄俱故謂之物神無適而不可故謂之變精氣為魄魄為鬼志氣為魂魂為神故禮曰體魄則降志氣在上鄭子産曰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古之達者已知此矣一人而有二知無是道也然而有魄者有魂者何也衆人之志不出於飲

食男女之間與凡養生之資其資厚者其氣彊其資約者其氣微故氣勝志而為鬼聖賢則不然以志一氣清明在躬志氣如神雖禄之天下窮至匹夫無所損益也故志勝氣而為鬼衆人之死為鬼而聖人為神非有二致也志之所在者異也愚謂精聚則鬼聚氣聚則鬼聚是以為人物之體至於精竭鬼降則氣散鬼遊而无所知矣降者屈而无形故謂之鬼遊者伸而不測故謂之神人物皆然非有聖愚之異也孔

子荅宰我之問言之詳矣蘇氏蓋不考諸此而失之子産之言是或一道而非此之謂也蘇氏易解辨

鬼神之理洵向嘗蒙指示大意云氣之來者為神往者為鬼天地曰神曰祇氣之來者也人曰鬼氣之往者也此說與張子所謂物之始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流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之意同近見兄長所著中庸說亦引此然張子所謂物者通言萬物邪抑特指鬼神也若特指

鬼神則所謂物者如易大傳言精氣為物之物爾若通言萬物則上四句乃泛言凡物聚散始終之理如此而下四句始正言鬼神也精氣為物獨亦嘗與季通講此渠之精氣為物者氣聚而為人也遊魂為變者氣散而為神也此說如何更望詳賜批敎荅云易大傳所謂物張子所謂物皆指萬物而言但其所以為此物者皆陰陽之聚散耳故鬼神之德體物而不可遺也所謂氣散而為鬼神者非是荅程洵

問鬼神是功用良能曰但以一屈一伸看一伸去便生許多物事一屈來更无一物了便是良能功用問曰便是隂陽去來曰固是問曰在天地為鬼神在人為𩲡𩲡否曰死則謂之𩲡𩲡生則謂之精氣天地公共底謂之鬼神是恁地模樣又問體物而不可遺曰只是這一箇氣入毫釐絲忽裏去也是這隂陽包羅天地也是這隂陽問曰是在虚實之間否曰都是實無箇虚底有是理便有是氣有是氣便有是形無非實

者又云如夏月噓固不見冬月噓出則可見矣問何故如此曰春夏陽秋冬陰以陽氣散在陽氣之中如熱湯放入熱湯裏去都不覺見秋冬則這氣如以熱湯攙放水裏去便可見又問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若有以使之曰只是這箇氣所謂昭明焄蒿悽愴者便只是這氣如昭明是光景焄蒿是蒸衮悽愴是有一般感人使人慘慄如所謂其風肅然者

問此章以太極圖言是所謂妙合而凝也曰立天之

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便是體物而不可遺林夔孫録

問神之申也其情狀可得而知鬼之歸也如洋洋乎如在其上依人而行之類便是其情狀否曰鬼神即一樣公如何地看曰至之謂神如雨露風雷以至人物動植之類其情狀可得而知反之謂鬼則无形狀可求故有此問先生曰祖考來格便是神之申也遂曰這般處横渠有數說得好又曰說得極密其所以敎

公多記取前輩語記得多自是貫通又舉橫渠語曰云云以博物洽聞之學以稽天窮地之思須是恁地方得又舉橫渠語曰一故神兩故化云云兩在故不測是在陽又在陰无這一則這兩不能以推行兩便即是這一消長又曰化是推行之意又曰橫渠此語極精見李先生說曰理會此段不得終夜椅上坐思量以身去裏面體方見得方且穩每看道理處皆如此某舊時為學雖略理會得有理會不得處便也恁

地過了及見李先生後方知得是恁地下工夫又曰
某今見得物事了覺見好則劇相似舊時未理會得
是下了多少工夫而今學者都恁地泛泛見得都没
緊要不把當事只是謾學理會得時好理會不得也
不妨恁地如何得須是如射箭相似把着弓須要射
得中方得
又問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二神字不同先
生曰鬼神之神此神説得粗如繫辭言神也者妙萬

物而為言此所謂妙用謂之神也知鬼神之情狀此所謂功用謂之鬼神也只是推本繫辭說程易除去解易文義處只單說道理處則如此章說天尊言之則道也以下數句皆極精 董銖錄

鬼神功用之說得之李說不可曉不知如何自有一種意亦不解其文義也 荅方士繇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上文言易之道與天地相似此言聖人之道與天地準也惟其不違所以與天地相似

若此心有外則與天地不相似矣此下數句皆是與天地相似之事也上文易與天地準下數句皆易與天地準之事也旁行而不流言其道旁行而不流於偏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自有大底範圍又自有小底範圍而今且就身上看一事有一箇範圍通乎晝夜之道而知通訓兼言兼晝與夜皆知也 沈僩録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下數句是說與天地相似之事上文易與天地準下數句是說易與天地準之事 天地有許

多道理易上都有所以為與天地準而能彌綸天地之道

問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注云知周萬物者天也道濟天下者地也是如何曰此與後段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又自不同此以清濁言彼以動靜言知是先知得較虛故屬之天道濟天下則普濟萬物實恵及民故屬之地又言旁行不流樂天知命不憂此兩句本皆是知之事蓋不流便是真也不流是本旁行是應變處無

本則不能應變能應變而無本則流而入變詐矣細分之則旁行是智不流屬仁其實皆是知之事對下文安土敦乎仁故能愛一句專說仁也

問與天地相似故不違曰上面是說與天地準這處是說聖人與天地相似又曰與天地相似方且无外凡事都不出這天地範圍之內所以方始得知周乎萬物而道又能濟天下旁行便也不走作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上言易之道與天地準此言聖人

之道與天地相似也惟其不違所以與天地相似若此心有外則與天地不相似矣此下數句皆是與天地相似之事也上文易與天地凖下數句皆是與天地凖之事也旁行而不流言其道旁行而不流於偏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自有大底範圍又自有小底範圍而今且就身上看一事有一箇範圍通乎晝夜之道而知通訓兼晝與夜皆知也萬人傑錄

問知能周乎萬物而道却只是濟天下是其知不過乎

萬物當然之理非如老佛氏別於事物之外別說一種懸空道理便是過也先生曰不須理會他說且看自家是如何知周乎萬物又曰知周乎萬物便只是知幽明死生鬼神之理

問程子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釋之曰義之所包知也文意如何荅曰程子說易字皆為易之書而言故其說如此但鄙意似覺未安蓋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此固指書而言自仰觀俯察以

下須是有人始得葢聖人因易之書而窮理盡性之事也近讀此書方見得一端緒非面論不能既也呂答祖儉

知周萬物是體旁行是可與權乃推行處樂天知命是自處三節各就一理晏淵録

問旁行而不流曰如云行小變而不失大常吳必大録

天下皆憂吾何得不憂天下皆疑吾何得不疑又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葢有當憂疑者有

不當憂疑者然皆心也文中子以為有心迹之判故伊川非之又曰惟其無一己之憂疑故能憂疑以天下惟其憂以天下疑以天下故無一己之憂疑楊道夫録

安土是要對那樂天説㬥淵録

安土敦乎仁對樂天知命言之所寓而安篤厚於仁更無夾雜純是天理自易與天地準而下皆發明陰陽之理萬人傑録

問安土敦乎仁故能愛曰此與上文樂天知命故不憂

對說樂天知命主知言是崇德事安土敦仁主禮言是廣業事安土者隨寓而安敦是敦厚去盡己私渾是天理更無夾雜充足盈滿便是敦厚於仁底意只是既仁又仁便是敦乎仁安土然後能敦乎仁自家不安如何能愛敦仁是體能愛是及物處安土敦仁其愛斯廣此章自易與天地準以下亦只是言箇隂陽至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謂各隨人氣質偏處見仁亦屬陽智亦屬隂如繼之者善成之

者性便是於造化流行處分陰陽此却就人氣質上言因問尹子云鬼神情狀只是解游魂爲變一句即是神字亦作鬼字看了程張於此說得甚明白尹子親見伊川何以不知此義先生曰尹子見伊川晚又性質鈍想伊川亦不曾與此說吴必大録

安土敦乎仁故能愛聖人說得是恁地說不似江西人說知覺相似又曰此語說仁最密㬊淵録

或問易所謂安土敦乎仁如何曰安上者隨所遇而安

若自擇安處便只有已不知有物也此厚於仁者之事故能愛也　金去偽録

安土者隨所遇而安也敦乎仁者不失其天地生物之心也安土而敦乎仁則無適而非仁矣所以能愛也

仁者樂山之意於此可見　砮何鎬

問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如天之生物至秋而成聖人則為之斂藏人之生也欲動情勝聖人則為之教化防範此皆是範圍而使之不過之事否曰範圍之事

闊大此亦其一事也今者就身上看如何或曰如視聽言動皆當存養便不過差此便是否先生曰事事物物無天地之化皆當有以範圍之就喜怒哀樂而言喜其所當喜怒其所當怒哀其所當哀樂其所當樂皆範圍也又曰能範圍之而不過曲成之而不遺方始見得這神無方易無體若範圍有不盡而曲成有所遺神便有方易便有體

問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曰天地之化滔滔無窮如一

爐金汁鎔化不息聖人則為之鑄瀉成器使人模範匡郭不使過於中道也曲成萬物而不遺此又是隨事物之分量形質隨其大小闊狹長短方圓无不各成就此物之理無有遺闕範圍天地是極其大而言曲成萬物是極其小而言範圍如大德敦化曲成如小德川流

問範圍天地之化曰天地之化本不可測度聖人做一箇模範以明之範如鑄冶模範圍如園裹聖人於天

地之化恰如用範來做成箇物事都包裹了試言一端如一歲分四時十二月二十四氣之類以此為他做箇塗轍更無過差然此猶其小者耳吳必大録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旣曰通又曰知似不可曉通是兼通乎晝夜之道若通晝而不通夜通生而不通死便是不知便是神有方而易有體了

問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曰兼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其所以然也吳必大録

神无方而易无體神便是在陰底又忽然在陽在陽底又忽然在陰易便是或為陽或為陰如為春又為夏為秋又為冬交錯代換而不可以形體拘也

神无方易无體神自是无方易自是无體方是四方上下神却或在此或在彼故云无方易无體者或自陰而陽或自陽而陰无確定底故云无體與那其體則謂之易不同各自是一箇道理若恁地衮將來說少間都說不去它那箇說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

謂之易這只說箇陰陽動靜闔闢剛柔消長不着這七八箇字說不了若喚做易只是一字便了易是變易陰陽無一日不變无一時不變莊子分明說易以道陰陽要看易須當恁地看事物都是陰陽做出來一本注其體謂之易此體是箇骨字○夔淵錄

易无體這箇物事逐日各自是箇頭面日異而時不同同上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蘇曰陰陽

果何物哉雖有婁曠之聰明未有能得其髣髴者也陰陽交然後生物物生然後有象象立而陰陽隱凡可見者皆物也非陰陽也然謂陰陽為无可乎雖至愚知其不然也物何自生哉是故指生物而謂之陰陽與不見陰陽之髣髴而謂之無有皆惑也愚謂陰陽盈天地之間其消息闔闢終始萬物觸目之間有形無形無非是也而蘇氏以為象立而陰陽隱凡可見者皆物也非陰陽也失其理矣達陰陽之本者固

不指生物而謂之隂陽亦不別求隂陽於物象見聞之外也蘇氏易解辨

蘇曰聖人知道之難言也故借隂陽以言之曰一隂一陽者隂陽未交而物未生之謂也喻道之似莫密於此者矣隂陽一交而生物其始為水火者無有之象也始離於无而入於有矣老子識之故其言曰上善若水又曰水幾於道矣而非道也若夫水之未生隂陽之未交廓然無一物而不可謂之無有此真道之

似也愚謂一陰一陽往來不息舉道之全體而言莫著於此者矣而以為借陰陽以喻道之似則是道與陰陽各為一物借此而況彼也陰陽之端動靜之機而已動極而靜靜極而動故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未有獨立而孤居者此一陰一陽所以為道也今曰一陰一陽者陰陽未交而物未生廓然無一物不可謂之無有者道之似也然則道果何物乎此皆不知道之所以為道而欲以虛無寂滅之學揣摸而言之故

其說如此同上

蘇曰陰陽交而生物道與物接而生善物生而陰陽隱善立而道不見矣故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道而謂之仁智者見道而謂之智夫仁智聖人之所謂善也善者道之繼而指以為道則不可今不識其人而識其子因之以見其人則可以謂其人則不可故曰繼之者善也學道而自其繼者始則道不全愚謂繼之者善言道之所出無非善也所謂元也

物得是而成之則各正其性命矣而所謂道者固自若也故率性而行則無往而非道此所以天人無二道幽明無二理而一以貫之也而曰陰陽交而生物道與物接而生善物生而陰陽隱善立而道不見善者道之繼而已學道而自其繼者始則道不全何其言之繆邪且道外無物物外無道今曰道與物接則是道與物為二截然各据一方至是而始相接也不亦繆乎

蘇曰昔者孟子以性善為至矣讀易而後知其未至也孟子之於性蓋見其繼者而已矣夫善性之效也孟子未及見性而見其性之效因其所見者為性猶火之能熟物也吾未見火而指天下之熟物以為火夫熟物則火之效也愚謂孟子道性善蓋探其本而言之與易之旨未始有毫髮之異非但言性之效而已也蘇氏急於立說非特不察於易又不及詳於孟子故其言之悖如此

蘇曰敢問性與道之辨曰難言也可言其似道之似則聲也性之似則聞也有聲而後聞邪有聞而後聲邪是二者果一乎果二乎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又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性者所以為人者也非是無以成道矣愚謂子思子曰率性之謂道邵子曰性者道之形體也與大傳此章之旨相為終始言性與道未有若此言之著者也蘇氏之言曲譬巧喻欲言其似而不可得豈若聖賢之言直示而無隱邪昔孔

子順謂公孫龍之辨幾能令臧三耳矣然謂兩耳者甚易而實是也謂三耳者甚難而實非也將從其易而是者乎將從其難而非者乎此言似之矣並同上

一陰一陽不記舊說若如所示即亦是謬妄之說不知當時如何敢胡說今更不須理會但看一陰一陽往來不息即是道之全體非道之外別有道也逆順之說康節以為先天之數今既曉圖子不得彊說亦不通不若且置之易序兩句大病在彼此二字上今改

得下面不濟事也凡此數說姑塞來問未知中否

或問理氣先後先生曰有是理便有是氣但理是本今且從理上說氣如太極動而靜靜而生陰不成動已前便無靜程子言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蓋此亦且從那動處說起若論著動以前又有靜靜以前又有動如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這繼字便是動之頭若只一闔一闢而無繼便是合殺了又問繼是動靜之間否曰是靜之終動之始也且如四時到得

冬月萬物都歸窠了若不生來年便都息了蓋是貞而復生元無窮如此又問元亨利貞是備箇隂陽動靜之理而易具太極謂乾有之何也曰若論文王之易只是作大亨利貞是作兩字說孔子見這四字好便挑開說了所以某嘗說易難看便是如此伏羲自是伏羲易文王自是文王易孔子因文王底說又却出入乎其間黄義剛録

易只消道隂陽二字括盡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

之神鬼神如陰陽屈伸往來消長有粗迹可見者妙用謂之神是忽時不可測忽時一來忽時一去忽時來這裏忽時在那裏

一陰一陽之謂道太極也繼之者善生生不已之意屬陽成之者性各正性命之意屬陰通書第一章可見如説純粹至善却是統言道理萬人傑錄

一陰一陽之謂道就人身言之道是吾心繼之者善是吾心發見惻隱羞惡之類成之者性是吾心之理所

以為仁義禮智是也同上

問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本義云道具於陰而成乎陽竊意道之大體是則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要之造化之功必始於靜先生曰既曰無端無始如何又始於靜看來只是一箇實理動則為陽靜則為陰今之所謂動者便是前面靜底末梢其實靜前又動動前又靜只管推上去更無了期所以只得從這處說起

問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曰一陰一陽此是天地之理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繼之者善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成之者性也這一般是說天地生成萬物之意　金去僞録

先生問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尋常如何說諸友各舉先儒注解及已見對先生俱不以為然却舉通書首章　誠者聖人之本　○吴必大録

問一陰一陽之謂道是太極否曰陰陽不是太極道是

太極蓋所以一陰一陽者也流行運用未有定質者爲陽此繼之者善也已附着成形不可變易者爲陰此成之者性也大凡已成形後即漸衰息以至於盡所以屬陰同上

問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氣也所以陰陽道也道也者陰陽之理也此說得之答石子重

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是氣不是道所以爲陰陽者乃道也若只言陰陽之謂道則陰陽是道今曰一陰一

陽不是道所以循環者乃道也一闔一闢謂之變亦然楊驥録

時舉問孔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而孟子教人乃開口便說性善是如何先生曰孟子亦只是大槩說性善至於性之所以善處也少得說須是如說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處方是說性與天道耳潘時舉録

或問一陰一陽之謂道曰自一日言之則晝陽而夜陰

自一月言之則望前為陽望後為陰自一歲言之則春夏為陽秋冬為陰從古至今恁地袞將去只這箇陰陽孰使之然哉乃道也從此句下又分兩脚此氣之動為人物渾然是一箇道理故人未生以前此理本靜所以言成之者性此則屬陰 林學蒙錄

銖問一陰一陽之謂道曰此與下文一闔一闢謂之變語意相似陰陽非道也一陰又一陽循環不已乃道也只說一陰一陽便見得陰陽往來循環不已之意

此理即道也又問若爾則屈伸往來非道也所以屈伸往來循環不已乃道也先生頷之董銖錄

問孟子只言性善易繫辭却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如此則性與善却是二事答云一陰一陽是總名繼之者善是二氣五行之事成之者性是氣化後事周謨錄

陳淳問性固是理然性之得名是就人生稟得言之否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這箇理在天地間時只

是善無有不善者生物得來方始名曰性只是這箇理在天則曰命在人則曰性十二月六日

問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答曰一陰一陽此是天地之理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繼之者善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成之者性也這一段是說天地生成萬物之意不是說人性上事周謨錄

一陰一陽之謂道道謂太極繼之者善是太極之流行

曰太極何嘗不流行運動不已見其動便謂始於靜

見其靜又謂始於動故謂如循環之無端詳推此義於天地間又問一陰一陽是渾然全體之太極成之者性是分裂無限底太極曰然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又記前夜語太極云繼之者善天地如大洪爐善如金在鎔寫出在模範中各鑄成物事出來　黄顒子錄

如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因繫易方說此豈不是言性天道又如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豈不是言性天道

問孔子已說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如何人尚未知性到孟子方才說出到周先生方說得盡先生曰孔子說得細膩說不曾了孟子說得麄說得疎略孟子不曾推原原頭不曾說上面一截只是說成之者性也

流行造化處是善凝成於我者即是性繼是接續綿綿不息之意成是凝成有主之意 余大雅錄

繼之者善如水之流行成之者性如水之止而成潭也

問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這繼字莫是主於接

續承受底意思否曰主於人之發用處言之楊道夫錄

問性具仁義禮智先生曰此猶是說成之者性上面更有一陰一陽繼之者善只一陰一陽未知做人做物已具是四者雖尋常昆蟲之類皆有之只偏而不全濁氣間隔廖德明錄

有是理故生是氣自一陰一陽之謂道推來此性自有仁義同上

或問正蒙中說得有病處是它命辭不出有差還見得

差曰他是見得差如曰繼之者善也方是善惡混云
云成之者性是到得聖人處方是成得性所以說知
禮成性而道義出似這處都見得差了　葉賀孫錄
先生出示答張元德書問通復二字先生謂誠之通是
造化流行未有成立之初所謂繼之者善誠之復是
萬物已得此理而皆有所歸藏之時所謂成之者性
在人則感而遂通者誠之通寂然不動者誠之復時
舉因問明道謂今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是如

何先生曰明道此言却只是就人身上說耳　潘時舉錄

問氣質之性曰才說性時便有些氣質在裏若無氣質則這性亦無安頓處所以繼之者只得說善到成之者便是性　黄𠷈錄

顯子問惟是此性之理本於五行所以問荅中語中間元有界限甚分明曰然又問理氣先後曰理在先又曰才有理便有氣二者更不可分先後一陰一陽流行賦予在人既有形質便與之性故曰成之者性其

初未成形質只謂之善不可名之以性也顯子問繼之者繼則是此理之流行未賦予在萬物曰如兩箇輪只管轉流動不已萬化皆從此出來其嘗喻之如兩片磨中間一箇磨心只管推轉不已穀米四散殺出來所以為繼之者善問一陰一陽太極安在曰一陰一陽便是太極在陰陽之中觀繼之者善乃可見所以易之書上本陰陽太極推之一事一物之微吉凶悔吝此理無不在此箇意思儘可玩索　黃顯子錄

問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曰造物所以發育萬物者為繼之者善萬物各正其性命者為成之者性　黄榦録

問或謂明道所説凡人説性只是説繼之者善與易所謂繼之者善意不同明道是言氣質之性亦未嘗不善如孔子性相近之意不知是否先生曰明道説繼之者善固與易意不同但以為此段只説氣質之性則非也明道此段有言氣質之性處有言天命之性處近陳後之寫來只於此段性字下各注某處是説

天命之性某處是說氣質之性若識得此數字分明
有看落則此段儘易看　董銖錄
問明道言今人說性多是說繼之者善如孟子言性善
是也莫是說性之本體不可言凡言性者只是說性
之流出處如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之類
否先生點頭後江西一學者問此先生荅書云易大
傳言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巳生之後是
夕復語文蔚曰今日荅書覺得未是文蔚曰莫是易

言繼善是說天道流行處孟子言性是說人性流行處易與孟子就天人分上各以流出處言明道則假彼以明此耳非如先生未生已生之云曰然陳文蔚錄

易大傳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雖曰已生然其本體初不相雜也荅嚴世

問夫子之言性與天道集注謂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如何曰此言天運所謂繼之者善也即天理之流行者也性者着人而言之萬人傑錄

繼之者善易中本是就造化上說到下句成之者性方以人物而言程子所引乃借上一句便就人性說而指其已發動之所為也不容說處即性之本體如水則只是水別著一字不得至謂之善則性之發如此之下矣清濁之喻又是一節來喻已得之矣大抵此一條說性字最多分別得甚句是本來之性甚句是氣質之性即語脈自明矣答黄灝

繼之者善也周子是說生生之善程子說作出道則有

用處各自不同若以此觀彼必有窒礙萬人傑録

元亨繼之者善也陽也利貞成之者性也隂也甘節録

繼之者善也元亨是氣之方行而未著於物也是上一截事成之者性也利貞是氣之結成一物也是下一截事同上

問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是道是器曰繼之成之是器善與性是道萬人傑録

又問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竊謂妙合之始便是繼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便是成曰動而生陽之時便有繼底意及至靜而生隂方是成如六十四卦之序闕復而繼廖徳明録

有飛蟻爭集于燭而死指以示諸生曰此飛而亢者闕是屬隂便是成之者性莊子謂一受其成形不闕待盡楊道夫録

或問成之者性也先生云性如寶珠氣質如水水有有汙故珠或全見或半見或不見又問先生嘗說性是

理無是物先生云譬喻無十分親切底 龔蓋卿錄

來書所論通復二字甚密然亦有未切處繼之者善變化流行萬物方資以始而未實也成之者性物生已實造化與物各藏其用而無所為也在人則感物而動者通也寂然不動者復也以此推之圖象隱然不待言而喻矣四德則陰陽各二而誠無不貫故以為五行之性亦無可疑更請詳之 荅張洽

橫渠曰凡物莫不皆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 闕

之闕由蔽有厚薄闕　智愚之别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開闕　天道與聖人一先生曰此段不如呂與叔分闕　曉

呂曰蔽有淺深故為昏明蔽有開塞故為人物云云

程子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云云

先生曰此繼之者善也指發處而言之也性之在人

猶水之在山其清不可得而見也流出而見其清然後知其本清也所以孟子只就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處指以示人使知性之本善也易所謂繼之者善也在性之先此所引繼之者善也在性之後蓋易以天道之流行者言此以人性之發見者言惟天道流行如此所以性發見亦如此如後段所謂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闕嘗謂易在人便是心道在人便是性神在人便是闕緣

他本原如此所以生出來箇箇亦如此一本故也李閎祖錄

問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此言萬物各具是性但氣稟不同各以其性之所近者窺之故仁者只見得他發生流動處而以為仁知者只見得他貞靜處便以為智下此一等百姓日用之間習矣而不察所以君子之道鮮矣呂燁錄

仁靜智動易中說仁者見之陽也智者見之隂也 僴

物事大抵有兩樣仁配春知配冬中庸說成巳仁也成物知也仁在我知在物孟子說學不厭知也敎不倦仁也又却知在我仁在物見得這樣物事皆有動靜 湯泳録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蘇曰屬目於無形者或見其意之所存故仁者以道爲仁意存乎仁也知者以道爲知

意存乎知也賢者存意而妄見愚者日用而不知是以君子之道成之以性者鮮矣愚謂蘇氏不知仁知之根於性顧以仁知為妄見乃釋老之說聖人之言豈嘗有是哉謂之不見其全則或可矣又曰君子之道成之以性者鮮矣文義亦非蘇氏易解辨

問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本義云顯者陽之仁也德之發也藏者陰之知也業之成也竊意以為天地之理動而陽則萬物

之發生者皆其仁之顯著靜而陰則其用藏而不可見其顯諸仁則是其德之發見其藏諸用則萬物各得以為性是業之成也先生曰不如此這處極微難說又曰顯諸仁易說藏諸用極難說這用字如橫渠說一故神之用字一樣顯諸仁如春生夏長其發生彰露可見者藏諸用是所以生長者藏在裏面而不可見又這箇有作先後說如元亨利貞之類有作表裏說處便見這裏又曰元亨利貞如也可表裏說所謂

流行者別無物事只是流行這箇又曰譬之仁發出來便是惻隱之心便是顯諸仁仁便是藏諸用又曰仁便藏在惻隱之心裏面仁便是那骨子到得成就得數件事了一件事上便是一箇仁便是那藂處又曰流行時方且是公共一箇到得一箇便各具一箇又曰惻隱之心方是那流行處到得親親仁民愛物方是成就處但盛德便屬之顯諸仁大業便屬之藏諸用

闕

又曰顯諸仁千條萬緒藏諸用只是一箇物事藏諸用
是顯諸仁底骨子譬如一樹花此是顯諸仁及至此
花結實則方各自成一實方衆花開成共此一樹花
共一箇性命及至結實成熟後一實又自成一箇性
命如魚子在腹中時與母共是一性命及子既生則
一子自成一性命顯諸仁則千變萬化藏諸用則只

是一箇物事一定而不可易張乖崖說公事未判時屬陽已判時屬陰便是此意公事未判生殺輕重皆未定在及已判了更不可易顯諸仁便是繼之者善也藏諸用是成之者性也天下萬物萬事其粲然發見處皆是顯然者然一事自是一事一物自成一物如元亨利貞元亨是發用流行處貞便是流行底骨子流行箇甚麼只是流行那貞而已或曰正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也先生曰然顯諸仁似恕藏諸用似

忠顯諸仁似以貫藏諸用似一水流而為川止而為淵激而為波浪雖所居不同然皆是水也水便是骨子其流處激處皆顯者也顯諸仁如惻隱藏諸用似仁也惻隱羞惡辭遜是非顯諸仁也仁義禮智藏諸用也只是這一箇惻隱隨事發見及至成那事時一事各成一仁此便是藏諸用其發用時在這道理中發去及至成這事時又只是這箇道理一事各成一道理此便是業業是事之已成處事未成時不得謂

之業盛德是顯諸仁處顯諸仁者德之所以盛藏諸用者業之所以成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此正是顯諸仁藏諸用底時節盛德大業便是顯諸仁藏諸用成就處也又如耳之能聽目之能視口之能言手之能執足之能行此是發用處也畢竟怎生恁地發用釋氏便將這些子來瞞人秀才不識都被他瞞又云如一叢禾他初生共這一根結成許多苗葉花實共成這一箇性命及至結實收成則一粒各成一性

命只管生生不已所謂日新也富有之謂大業言萬物萬事無非得此理所謂富有也日新是只管運用流行生生不已道家修養有納甲之法他只用乾坤震兌艮巽共六卦流行運用而不用坎離坎離便是那六卦流行底骨子所以流行運用者只流行此坎離而已便是顯諸仁藏諸用之説也

顯諸仁（流行發見處）藏諸用（流行發見底物）正如穀喻仁是藏諸用也及發為親親仁民愛物一事又各自成一仁（萬人傑録）

問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答云明道兩對極好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無心便是不憂成化便是鼓萬物天地鼓萬物亦何嘗有心來周謨錄

問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地則任其自然聖人贊化育則不能無憂曰聖人人也安得無憂但聖人之憂憂得恰好不過憂耳林夔孫錄

天地造化是自然聖人雖生知安行然畢竟是有心去做所以說不與聖人同憂晏淵錄

盛德大業一章先生云既説盛德大業又説他只管恁地生去所以接之以生生之謂易又曰又漸漸説去易上去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乾便只略成一箇形象到得坤處便都呈見出許多法來又曰到坤處都細了萬法一齊出見又曰效字如效順效忠效力之效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占出這事變人便依他這箇做便通變之謂事看來聖人到這處便説在占上去則此書分明是要占矣陰陽不測之謂

神是總結這一段不測者是在這裏又在那裏便只是這一箇物事走來走去無處不在六十四卦都說了這又說三百八十四爻許多變化都只是這一箇物事周流其間

大極分開只是兩箇陰陽都括盡了天下物事

盛德大業至矣哉只是說易之理非指聖人而言吳必大録

易曰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須是如此方得天下事無所不當理會若纔工夫不到業無由得大

少間措諸事業便有欠闕此便有病沈僩録

盛德大業至矣哉是贊歎上面顯諸仁藏諸用自富有至效法是說其理如此用處却在那極數與通變上面蓋說上面許多底道理要做這般用黄顯子録

先說箇富有方始說日新此與說宇宙相似先是有這物事了方始相連相續去自富有至效法是說其理如此用處却在那極數知來與通變上面蓋說上面許多道理要做這用晏淵録

問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陰陽不測之謂神要思而得之明道提此三句說意是何如曰此三句也是緊要須是看得本文方得問德是得於已底業是發出來底德便是本生生之謂易便是體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便只是裏面交錯底曰乾坤其易之緼易是一塊乾坤是在裏面往來底聖人作易便是如此又問陰陽不測之謂神便是妙用處曰便是包括許多道理林夔孫錄

成象之謂乾謂風霆雨露日星只是箇象效法之謂坤效力之效效法則效其形法而可見也易本義效訓呈與此録異

○萬人傑録

問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曰此依舊只是隂陽凡屬陽者便只有箇象而已象是方做未成之意便如日月星辰亦無實體只是箇懸象如此效者陳也如今人言效力之效法是一成已定之物如條法亦是一成已定之法可以形狀者乾便略坤便備吳必大録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效呈也如禮記中效犬者左
效羊者右之效效順效忠效力也蓋乾只是成得這
箇大象坤便呈出他那法來
效法之謂坤到這箇坤時都子細詳密了一箇是一箇
模樣效猶呈一似說效羊效犬效馬言呈出許多物
大槩乾底只是做得箇形象到得坤底則漸次詳密
資始資生於此可見夓淵錄
陳埴問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子貢始得聞而歎美之舊

時說性與天道便在這文章裏文章處即是天道曰

此學禪者之說若此孟子也不用說性善易中也不

須說陰陽不測之謂神這道理也着知子貢當初未

知得到這裏方始得聞耳 徐寓録

文公易説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文公易說卷十一至十三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施光輅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徐汝雄

謄録監生臣王元愷

文公易說卷十一

宋　朱鑑　撰

繫辭上傳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閒則備矣靜而正謂觸處皆見有此道不待安排不待措置雖至小至近至鄙至陋之事無不見有隨處皆足無所欠闕只觀之人便見萬人傑録

問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曰無小無大

無物不包然當體便各具此道理所謂靜而正者宜著工夫看徐又曰未動時須此道理都是真實所以下箇正字 吳必大錄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注云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先生曰此兩句解得極分曉蓋曰以形言之天包地外地在天中以理與氣言之則地包看天天之氣却盡在地之中盡承

受得那天之氣所以説地之量廣大只是一箇物事一故實從裏面便實出來流行發生只是一箇物事所以説一而實地雖是緊實然却虛所以天之氣流行乎地之中皆從地裏發出來用之云地如人之肺形質雖硬而中本虛所以陽氣升降乎其中無所障礙雖金石也透過去地便承受得這氣育萬物要之天之形如一箇鼓鞴天便是那鼓鞴外面皮殻子中間包得許多氣開闔消長所以説乾一而實他只是

一箇物事中盡是地之氣升降來往緣中間虛所以容得這氣升降來往故地言廣生蓋天有許多氣地盡容受得所以說其量之廣大却盡包得地中間其氣周流只是一箇物事上下表裏無不是他氣以其包得地所以說其質之大以其包得天之氣所以說其量之廣非是說地之形有盡故以量言也只是說地盡容得天之氣所以說其量之廣耳今治歷家用律呂候氣其法最精氣之至也分寸不差是這氣都

在地中透上來如十一月冬至黄鍾管距地九寸以葭灰實其中至之日氣至灰去晷刻不差又云看來天地中間此氣升降上下當分為六層十一月冬至自下面第一層生起直到第六層上極至天是為四月陽氣既生足便消下面陰氣便生只是這一氣升降循環不已往來乎六層之中也問月令中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此又似是天地各有氣交合先生曰只是這一氣只是陽極則消而陰生陰極則消而陽生

天氣下降便只是冬至復卦之時陽氣在下面生起故云天氣下降或曰據此則到是隂消於上而陽生於下却不見得天氣下降先生曰也須是天運一轉陽氣在下故從下生也今以天運言之則一月自轉一匝然又有那大轉底時候須是大看心腸看始得不可拘一不通也蓋天本是一箇大底物事不可如此偏滯求之也萬人傑録

乾靜專動直而大生坤靜翕動闢而廣生這說隂陽體

性如此卦畫也髣髴似恁地㬅淵録

黄嵤問乾者天之性情曰天之性情猶人之氣質乾健也天之性情健而不息其静也專是性其動也直是情吴必大録

問隂耦陽竒就天地之實形上看如何見得先生云天是一箇渾淪底物雖包乎地之外而氣則迸出乎地之間地雖一塊物在天之中其中實虚容得天之氣迸出來繫辭云乾静也專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坤静

也翕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大生是渾淪無所不包廣生是廣闊能容受得那天之氣專直則只是一物直去翕闢則是二箇翕則合闢則開此奇耦之形也又曰陰偏只得一半兩箇方做得一箇

健者乾之性情如剛強底人便靜時亦有箇要立作做事底意思故曰其靜也專順者坤之性情如柔順底人靜時只有箇收斂而已故曰其靜也翕吳必大錄

來諭又謂動靜之外別有不與動對之靜不與靜對之

動此則尤所未諭動靜二字相為對待不能相無乃天理之自然非人力之所能為也若不與動對則不名為靜不與靜對則亦不名為動矣但衆人之動則流於動而無靜衆人之靜則淪於靜而無動此周子所謂物則不通者也惟聖人無人欲之私而全乎天理是以其動也靜之理未嘗亡其靜也動之機未嘗息此周子所謂神妙萬物者也然而必曰主靜云者蓋以其相資之勢言之則動有資於靜而靜無資於

動如乾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不翕聚則不能發散

龍蛇不蟄則無以奮尺蠖不屈則無以伸亦天理之

必然也　答胡廣仲

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地到冬間氣都翕聚不開至

春則天氣下入地地氣開以迎之又曰隂陽與天地

自是兩件物事隂陽是二氣天地是兩箇有形質底

物事如何做一物說得不成說動為天而靜為地無

此理正如鬼神之說　沈僩録

問坤之動也闢曰大抵陰是兩件陰爻兩畫是兩開去翁是兩合如地皮上生出物來地皮須開令天固包着地然天之氣却貫在地中地却虛有以受天之氣下文大生廣生云者大是一箇大底物事廣便容受得許多物事大字實廣字虛吳必大録

天體大是以大生焉地體虛是以廣生焉廣之義如河廣漢廣之廣游敬録

易不是象乾坤乃是易之子目下面一壁子是乾一壁

子是坤葢說易之廣大是這乾便做他那大坤便做他那廣乾所以說大時塞了他中心所以大坤所以說廣時中間虛容得物所以廣廣是說他廣闊着得物常說道地對天不得天便包得地在中心然而地却是中虛容得氣過容得物便是他廣天是那一直大底物事地是那廣闊底物有拗處有陷處所以說廣這箇只是說理然也是說書有這理便有是書書是載那得理底若死分不得大槩上面幾句是虛說

底這箇配天地四時日月至德是說他實處[晏淵錄]
陰陽雖便是天地然畢竟天地自是天地廣大配天地
時這箇理與他一般廣大[同上]
地却是有空闕處天却四方上下都周匝無空闕偪塞
滿皆是天地之四向底下却靠著那天天包地其氣
無不通恁地看來渾只是天了氣却從地中迸出又
見地廣處橫渠云地對天不過[同上]
問廣大變通是易上自有底道理陰陽易簡是易上所

說造化與聖人底曰都見他易上說底又曰配是分配之義是分這一半在那上面問曰如此便全無配合底意曰也有些小分此以合彼意思欲見其廣大則於天地乎觀之欲見其變通則於四時觀之欲知陰陽之義則觀於日月可見欲知其易簡觀於聖人之至德可見

問廣大配天地至變通配四時這配字是配合底意思否先生云則是相似之意又問易簡之善先生云也

是易上有這道理似人心之至德也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以易配天易簡之善配至德以易配人之至德萬人傑錄

林學履問廣大配天地莫是配合否曰配只是似且如下句云變通配四時四時如何配合四時自是流行不息所謂變通者如此又問易簡之善配至德如何曰易簡是常行之理至德是自家所得者又問伊川解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云知微則知彰知柔則知剛

如何曰只作四截看較闊言君子無所不知也良久笑云向時有小人出此語令楊大年對楊應聲云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無如此恰好　黄義剛録

問易簡之善配至徳曰此是將易中之理取外面一事來對易之廣大便配天地易之變通便如四時寒暑往來如老陽變老陰老陰變老陽　陰陽之義便與日月相似易簡之善便如在人之至德　吳必大録

易簡之善配至德至德就人而言之　萬人傑録

崇德廣業知崇天也是致知事要得高明禮卑地也是踐履事凡事踐履將去業自然廣 吳必大錄

童伯羽問博約之說程子或以為知要或以為約束如何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但與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孔子是泛言人能博文而又能約禮則可以弗畔夫道而顏子則更深於此耳侯氏謂博文是致知格物約禮是克己復禮極分曉而程子卻作兩樣說便是某有時曉它老先生說話不得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這却是知要蓋天下之理都理會透到無可理會處便約蓋博而詳所以方能說到要約處約與要同道夫曰漢書要束字讀如約束曰然頃之復歎曰知崇禮卑聖人這四箇字如何說到那地位道夫曰知崇便是博禮卑便是約否曰博然後崇卑然後約物理窮盡超然於事物之表眼前都攔自家不住如此則所謂崇戒謹恐懼一動一舉一言一行無不着力如此則是卑問卑

法地曰只是極其卑耳又問知崇如天禮卑如地而後人之理行乎曰知禮成性而天理行乎其間矣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蓋禮極是卑底物事如地相似無有出其下者看甚底物事但盡載却縱穿地數十丈深亦只在地之上無緣更有卑於地者也知却要極於高禮則極於卑順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纎悉委曲無非至卑之事如奚之有菜者用挾其無菜者不用挾主人升東階客上自西階皆不可亂然不

是強安排皆是天理之自然如上東階則先右足上西階則先左足蓋上東而先左足則背客上西階而先右足則背却主人自是理合如此又曰知崇者德之所以崇禮卑者業之所以廣蓋禮纔有些不到處這業便有所欠缺業便不廣矣如地惟其極卑無所闕所以廣萬人傑録

知崇禮卑則性自存横渠之説非是如云性未成則善惡混當亹亹而繼之以善云云又如繼惡必除善斯

成性矣皆是此病知禮成性則道義出先生本義中引此而改成為存又曰横渠言成性猶孟子云踐形此說不是夫性是本然已成之性豈待習而後成邪他從上文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便是如此說來與孔子之意不相似 沈僴録

學只是知與禮他這意思却好禮便細密中庸致廣大盡精微等語皆只是說知禮 沈僴録

禮卑是從貼底謹細處做去所以能廣 黄顯子録

知崇者德之所以崇禮卑者業之所以廣

知崇禮卑這是兩截知崇是智識超邁禮卑是須就切實處行若知不高則識見淺陋若履不切則所行不實知識高便是象天所行實便是法地識見高於上所行實於下中間便生生而不窮故說易行乎其中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大學所說格物致知是知崇之事所說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禮卑之事　葉賀孫錄

知崇禮卑一段地便極卑甚麼物事不載在地上問曰以其地至卑所以物皆歸之曰不是他要物歸之但看萬物無有不在地面上者縱開井百尺依舊是在地上便是没物事更卑得他所謂德言盛禮言恭禮便是要極卑甚麼物事無箇禮以至於至微至細底事皆當畏懼戒謹戰戰兢兢惟恐失之這便是禮之卑處又曰曲禮自毋不敬至上於東階則先左足上於西階則先右足羮之有菜者挾底處無所不致其

謹這便都是卑處又曰似這處又不是他特地要恁地都是天理合如此知識日多則知益高又曰這事也合禮那事也合禮積累得多業便廣

萬人傑問出則事公卿一段及范氏以宴安不亂為不為酒困如何曰此說本卑非有甚高之行然工夫却愈精密道理却愈無窮故曰智崇禮卑又曰崇德廣業蓋德智雖高然踐履却只是卑惟愈卑則愈廣又曰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此章

之義看來似說得極低然其實則說得極重范氏似以不為酒困為不足道故以宴安不亂當之過於深矣 吴必大録

智崇禮卑一段地至卑無物不載在地上縱開井百尺依舊在地上是無物更卑得他所謂德言盛禮是要極卑故無事物無箇禮至於至微細底事皆當畏謹惟恐失之這便是禮云卑處曲禮曰毋不敬自上東階先右足上西階先左足羮之有菜者挾底處無不

致謹正謂此也又曰似這處不是它特地要恁地是它天理合如此知識日多則知益高積累多則業益廣呂燽録與前一段大略相似

知要崇禮要卑甘節録

問知崇如天禮卑如地而後人之理行乎曰智禮成性而天理流行乎其間矣楊道夫録

又云知崇禮卑人之知識不可以不高明而行之在乎小心如大學之格物致知是智崇處正心脩身是禮

卑處又云呂與叔本是箇剛底氣質涵養得到所以如此故聖人以剛為君子柔為小人若其剛矣須除去那剛之病全其為剛之德相次可以為學人若不剛終是不能成黄有開錄

禮卑是卑順之意卑便廣地卑便廣高則狹了人若只揀取高底做便狹兩脚踏地做方得若是着件物事填一二尺高便不穩了如何會廣地卑便會廣世上更無卑似地底又曰地卑是從貼底謹細處做將去

所以能廣 𡌴淵録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即無間斷此亦是就人上説敬便易行也 吳必大録

問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間斷天地人只是一箇道理天地設位而變易之理不窮所以天地生生不息人亦全得此理只是氣禀物欲所昏故須持敬治之則本然之理自無間斷曰也是如此天地也似有箇主宰方始恁地變易便是天地敬

天理只是直上去更無四邊滲漏更無走作

問程子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如何曰易是自然造化聖人本意只說自然造化流行程子是將來就人身上說敬則這道理流行不敬便斷了前輩引經文多是借來說已意

問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答云上文言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人崇其知須如天之高卑其禮須如地之廣天地設位一句只是引

起要說知崇禮卑人之知禮能如天地便能成其性存其存道義便自此出所謂道義便是易也成性存存不必專主聖人

問遺書云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敬則無間斷不知易何以言敬曰伊川們說得闊使人難曉曰下面云誠敬而已矣恐是說天地間一箇實理如此曰就天地之間言之是實理就人身言之惟敬然後見得心之實處流行不息敬才間斷便不誠不誠便

無物是息也 廖德明録

蓋卿問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如易行乎其中此固易曉至如易立乎其中豈非乾坤既成列之後道體始有所寓而形見其立也有似如有所立卓爾之立乎先生曰大抵易之言乾坤者多以卦言易立乎其中只是乾坤之卦既成而易立矣況所謂如有所立卓爾亦只是不可及之意後世之論多是說得太高必如此說 龔蓋卿録

問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和靜言行録云易行乎其中是聖人純亦不已處莫說得太拘據文蔚所見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如言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乎其中無適而非也今只言聖人純亦不已莫太拘了曰亦不是拘他說得不是陰陽升降便是易易者陰陽是也陳文蔚録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以造化言之也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以卦位言之也答連嵩卿

知禮成性而道義出程子說成性謂是萬物自有成性存存便是生生不已這是語錄中說此意却好及它解易却說成其性存其存又似不恁地前面說成性謂如成事成法之類是成底性橫渠說成性别且如堯舜性之是其性本渾成學者學之須是以知禮做也到得它成性處道義出謂這裏流出道體也義用也又曰性是自家所以得於天底道義是衆人公共底林夔孫錄

成性與成之者性也止爭些子不同成之者性便從上說來言成這一箇物成性是說已成底性如成德成說之成然亦爭些子也如正心心正誠意意誠相似 葉賀孫録

成性猶見成底性這性元自好了不用 闕 但知崇禮卑則成性便存存

成性存存成性如言成說存存是生生不已之意當以伊川說爲是 吳必大録

成性只是本來性 甘節錄

成性存存成性不曾作壞底存謂常在這裏存之又存 湯泳錄

或問成性存存是不忘其所存否先生云衆人多是說到聖人處方是性之成看來不如此成性只是一箇渾淪之性存而不失此便是道義之門便是生生不已處 黄有開錄

義剛云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惡字有三音或亞或

如字或烏故反先生曰烏故切於義為近只是說雖是如此勞攘事多然也不可厭惡而今音訓有全不可曉底有兩三音底這便可去裏面揀一箇較近底來解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只是見那陰陽之變化擬諸其形容未便是說那水火雷風之形容方是擬這卦看是甚形容始至象那物之宜一陽在二陰之下則為雷象一陰在二陽之下則為風象擬是比度之義

問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曰象言卦也下截言爻也會通者觀衆理之會而擇其通者而行且如有事關看許多道理也有父子之倫也有君臣之倫也有夫婦之倫若是父子重則就父子行將去而他有不暇計若君臣重則行君臣之義而他不暇計若父子之恩重則使得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

敢毁傷之義而委致其身之說不可行若君臣之義重則當委致其身而不敢毁傷之說不暇顧此之謂觀會通沈僩錄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是說畫卦之初否曰正是說畫卦之初聖人只是見陰陽之變化雜見便畫出一畫便有一箇象只管生去只管不同六十四卦自是六十四卦樣更生到千以上卦亦自一卦一樣

問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曰說文說賾字曰雜亂也古

無此字只作嘖今從臣亦口之義言天下之賾而不可惡者言雖是雜亂然聖人却於雜亂中見其不雜亂之理下文言天下之動而不可亂之義一般吳必大録

天下之至賾與左傳嘖有煩言之嘖同那箇從口這箇從賾是箇口裏說話多雜亂底意思所以下面說不可惡若喚做好字不應說箇可惡字也探賾索隱若與人說話時也須聽它雜亂說將出來底方可索它那隱底曼淵録

探賾賾是雜亂不是妙字本從口是喧鬧意從賾旁亦然

問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本義賾雜亂也據訓詁皆云深也未知如何荅云先儒有此訓今忘記檢不得字書無賾賾口同義只作嘖云大呼也左傳曰嘖有煩言非謂深也若是深義即與隱深遠三字一義矣且又何以云不可惡乎

又問擬諸形容者度陰陽之形容蓋聖人見陰陽變化

雜亂於是比度其形容而象物宜是故為之象曰也

是如此嘗得鄭子和書云其先人云不獨是天地雷

風水火山澤謂之象只是卦畫便是象自說得好

擬諸其形容未便就那水火雷風之形容方擬這卦看

是甚形始去象那物之宜而名之一陽在二陰之下

則象以雷一陰在二陽之下則象以風擬是比度之

意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是說文王周公否先生曰不知

伏羲畫卦之初與連山歸藏有繫辭為否為復只是一卦有六畫

一卦之中自有會通六爻又有各會通且如屯初九在卦之下未可以進為屯之義乾坤始交而遇險陷亦屯之義似草穿地而未申亦屯之義凡此數義皆是屯之會聚若盤桓利居貞便是一箇合行底處便是他通處

天下之至動事若未動時不見得道理是如何人平不

語水平不流須是動方見得會通是會聚典禮是借這般字來說只是說道觀它會通處却求箇道理來區處它所謂卦爻之動便是法象故曰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動亦未說事之動只是事到面前自家一念之動要求處置它便是動也晏淵録

上四句其說已見於太極圖解後統論中矣觀會通是就事上看理之所聚與其所當行處辭謂卦爻之辭

答曾光祖

問觀會通行其典禮是就會聚處尋一箇通路行否先生曰此事是兩件會是觀理之會聚處如這一項君臣之道也有父子兄弟之道也有須是看得周徧始得通便是一箇通行底路却無窒礙典禮猶常禮常法又曰禮便是節文也升降揖遜是禮之節文這禮字又説得闊凡事物之常禮皆是

問觀會通以行典禮曰會是衆理會處便有許多難易窒礙必於其中得其通處乃可行耳如庖丁解牛寛

髀之所乃其會處庖丁所以批大郤導大窾十九年刃若發硎葢得其脉絡之通而然耳若不於其會處理會只見得一偏如何得通正如脉理相似又曰會而不通則窒塞而不可行通而不會亦不能盡知其許多𮞉會雜錯故必觀於會通而後可以行其典禮也吳必大録

如易中說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通便是空處行得去便是通會便是四邊合湊來處楊道夫録

問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者聖人事也先觀動之一字則知會通者變動之總也天下之事變動無窮而其所以至於如此變動無窮者必有一事為之端由也此一事者萬變之所總也聖人則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舉目即觀夫變動之所總故無窮之事變滔滔然各入其綱目而事事物物各處之以其所當然所謂行其典禮也典禮事物中之所有而當然者也一說觀會通以行典禮會通綱要也

事物之樞也觀會通猶云知至行典禮猶云至之也如父父子子之會通惟慈孝而已至於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各止其則是乃行其典禮也苟不知父父之慈子子之孝則將何自而行其禮乎一説會通會而且通也未知孰是答云會以理之所聚而言通以事之所宜而言其實一也 答方士繇

劉礪問易傳序觀會通以行典禮曰如堯舜揖遜湯武征伐皆是典禮處典禮只是常事

言天下之賾而不可惡也蓋雜亂處人易能厭惡然而這都是道理合有底事自合理會故不可惡言天下之動而不可亂也蓋動亦是合有底事然上面各自有道理故自不可亂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正是說畫卦之初聖人見隂陽變化便畫出一畫一畫有一象只管生去自不同六十四卦各是一樣更生到千以上卦亦自各一樣呂燁錄

問言天下之賾而不可惡此是說天下之事物如此不

是說卦上否曰卦亦如此三百八十四爻是多少雜亂

問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是一言一行皆即易而擬之否曰然 吳必大錄

問擬議以成其變化先生云這變化就人動作處說如下所舉七爻皆變化也

如易只一箇陰陽之理而已伏羲始畫只是畫此理文王孔子亦只是發明此理吉凶悔吝皆從此推出及

孔子言之則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謹乎聖人只要人如此

問言行君子之樞機言所發者至近而所應者闊遠曰樞機便是鳴鶴在陰又曰聖人下面言大槩只說鳴鶴在陰意思都不解看我有好爵二句

問同心之利物莫能間雖金石之堅亦被它斷決將去

曰斷是斷做兩段又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聖人却

恁地解

先生云其利斷金是斷做兩段去呂燾錄

天地生數到五便住一二三四過五便成六七八九五

却只自對五成十晏淵錄

所謂得五成六者一纔勾牽着五便是箇六下面都恁

地同上

聖人說數說得䟽到康節說得密了它也從一陰一陽

起頭它却做陰陽太少乾之四象剛柔太少坤之四象又是那八卦它說這易將那元亨利貞全靠着那數三百八十四爻管定那許多數說得太密了易中只有箇竒耦之數是自然底大衍之數却是用以揲蓍底康節盡歸之數所以二程不肯問它學若是聖人用數不過如大衍之數便是它須要先揲蓍以求那數起那卦數是恁地起卦是恁地求不似康節坐地默想推將去便道某年某月某日當有某事聖人

決不恁地此條有誤可詳之○夔淵錄

天只有五行不可問他因甚只有五行同上

康節也則是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同上

聖人說數說得簡略易中只說奇耦之數天一地二至天九地十是自然底數也惟此二條而已康節却盡歸之數聖人不肯恁地說舒高錄

中數五行之而各極其數以至於十者一箇行成十箇五箇便是五十聖人說這數不是只說得一路他說

出這箇物事自然有許多樣通透去如五奇五耦成五十五又一説六七八九十因五得數是也　㬎淵録

一與六共宗蓋是那一在五下便有那六底數二與七同位是那二在五邊便有七底數

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程子云變化言功鬼神言用張子云成行鬼神之氣而已數亦氣也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變化鬼神皆不越乎其中　吳必大録

問大衍之義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虛其中金木水火

土五數便只五十又虛天一故用四十有九此一說也三天兩地便是虛去天一只用天三對地二耳又五是生數之極十是成數之極以五乘十以十乘五亦皆五十此一說也又數始於一成於五小衍之成十大衍之成五十此又一說也數家之說雖多皆不同此說某自謂却分曉吳必大録

河圖五十五是天地自然之數大衍五十是聖人去這河圖裏面取那天五地十衍出這箇數不知它是如

何大槩河圖是自然底大衍是用以揲蓍求卦最淵錄

大衍之數五十蓍之籌乃其策也策中乘除之數則直謂之數耳

二篇之策當萬物之數亦是取象之辭不是萬物恰有此數吳必大錄

策數云者凡手中之數皆是如倒筴側龜於君前有誅龜策弊則埋之不可以既揲餘數不爲策也同上

四營而成易易字只是箇變字四度經營方成一變若

說易之一變却不可這處未下得卦字亦未下得爻

字只下得易字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是占得這一卦則就上面推看

如乾則推其爲圜爲君爲父之類是也

問顯道神德行曰道較微又曰道是箇無形影底物事

因卦辭說出來道這是吉這是凶這是可爲這是不

可爲德行是人做底事因數推出來方知得這不是

人硬恁地做都是神之所爲又曰知得是天理合如

此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此說蓍龜之用也道理因此顯著德行是人事却須取決於蓍既知吉凶而後可以酬酢事變夫神不能自說吉凶與人必俟易始著見是易能祐助於神也吳必大錄

易惟其顯道神德行故能與人酬酢而祐助夫神化之功也

神德行是說人事那粗做底只是人為若決之於鬼神

德行便神　晏淵録

繫辭中說是故字都是喚那下文起也有相連處也有不相連處　同上

文公易說卷十一